

開得一樹海棠紅

當我開始渴望成為他的燈塔，卻發現他早已沉睡於汪洋中

I.

我再次從夢中驚醒。

汗水浸濕的被褥如刑具重壓在腳上，我把手伸進被子裡，從腳跟一點、一點摸上來，尚存暖意的肌膚使原先快凍僵的手有了些微血色。我用手圈住自己的脖子，一下又一下加緊力道，想辦法用還暖熱的手讓自己回神，卻只感到手上汗滴又順著身體，從領口流了回去。

我起身打算沖個澡，可溼透的睡衣根本擋不住迎面撲過來的冷空氣，彷彿是用冰磚砌成的地板讓我不禁有了打退堂鼓的念頭，但回到被窩意味著我要繼續付出代價：再夢回朦朧、看不清的一切。尤其是那片紅色花瓣，還有那如死灰晦暗的木屋。

看著窗外漫天飛雪，發現有個男人站在屋外不遠處的雪地裡，穿著一件與雪相映的白襯衫，打著酒紅色的領帶，黑色的長褲讓他的腿更加修長。他彎下腰來，用湯匙挖了勺雪一口就塞進嘴巴裡，他的臉頓時皺了一下，舉起手在嘴前搧著，嘴不斷的哈氣，陣陣白煙從嘴裡竄出，飄到空中漸漸淡化。

他抬起了頭，眼神對上了我。他先是衝著我揮了揮手，而後又低身挖了一勺白雪，一步一步的向我走了過來，臉上綻放著我熟知的微笑，頃刻，記憶是如此的鮮明，卻又覺得這並非真實，只是多年之中一晚的夢。他們重疊在一起，難以辨別。

我就快認出他來了。

我蹣跚地走向落地窗，試圖去看清他的相貌。而他似乎也在確認，我是不是**那個人**，猛地向我跑來，他留下的腳印讓我確信他是真實而非虛幻。可在我的視線聚焦前的頃刻，他卻啪一聲消失不見了，就像一場魔術秀，只留下在原地張開雙手、等待擁抱的我。

男人在消失前，嘴巴不斷開合說著話，眼角似是溢著淚水，好像他意識到自己快不見了而做的最後掙扎。

男人說的那些話在他消失幾秒後才盪入我的腦海裡。

「來找我。」

我打開落地窗，發狂似地跑出屋子、跑向沒有腳印的雪地，睡衣在我不斷向前的途中變成和那男人一樣的白襯衫，我也繫上一樣的領帶。

一道強光襲來，我沒有停止奔跑。

II.

我不知道身在何處，眼前的白光刺眼到無法睜開眼睛，空氣中充斥著藥水和消毒水的味道，我聽著身旁一台儀器規整的發出嗶嗶聲。身旁沒有人影，沒有說話聲，沒有腳步聲，一切都很沉靜，靜得令人有些發慌。

我用手摸索著身旁的一切，欄杆、塑膠觸感的被子，一條條的管線插進我的手腳，還有夾子夾住我的食指，它的重量使我抬手都顯得困難。

一會兒，我終於看清了。外頭的陽光從床簾間的小縫鑽了進來，縷縷金線就照在我的被上，像一幅點點畫；自縫中隱約看到對面有位老婦人正用毛巾為榻上的老先生拭臉，奶奶擦得很輕柔，老爺爺微笑著，應該很舒服吧！壁上懸著的時鐘似乎壞了，秒針定格在同一處許久。

我的腳打了石膏，吊掛在空中晃著，我用點力想伸展它，隨之而來卻是疼痛，從腳痛到背上。不久我便放棄了，只能喪氣地盯著天花板。

「怎麼就把自己弄成這樣了？」我想著。

翻身之際，我的床簾被恣意拉開，一位嬌小的護士走了進來。

我睜著眼睛看著她推著一台推車佇在我的側身，調整我吊著的腳，動了動我的點滴液。

我怯懦的發出聲音。

「那個……小姐？」我的聲音粗啞，講話時喉嚨伴隨著刺痛感。病房的寂靜襯得我的說話聲出乎意外地大聲，甚至有點打擾到房間裡沉默的平衡。

「簡先生？您剛剛有說話嗎？」護士正調整我身旁的儀器。她從例行公事脫離出來。

「能請你幫我調整床頭的高度嗎？我想坐起來，但看來我這腰是沒辦法了。」這次我的聲音清澈多了。那位小護士向著我笑了笑。

「好！馬上幫你調整。這樣夠嗎？」她邊調整邊問我。

當我終於能完整看到周遭的環境時，我示意她停下來。拉開的床簾使陽光完整灑在我的身上，舒暢、又溫暖的。我轉頭向小護士致謝，卻看著她處在原地直勾勾看著我。接著，一本褐色的書籍到了我眼前。

「我可以問一下這本畫集的畫家，您認識嗎？」這個問題把我給搞糊塗了。

直勾勾地盯著書封上那兩大字：《東錦》，而書名底下的名字讓我陷入無盡的沉思。畫家叫做季夢華。這個名字就像我在哪見過一樣，但我的腦袋卻在要

想出這個人的樣貌時便堵在一處，無法向前。

「這書名的確是您的名字對吧？」

「嗯.....的確，可是我想不太起來這個人是誰。」小護士愣住了。但她也不死心，急切地翻開嵌於內頁的作者簡歷。

「這個人您真的不認識嗎？」

我手撐著下巴，端詳著小護士手指下的照片。黑白底片風格的拍照風格，臉部用黑紗遮了起來，只看得出來他穿著白襯衫和打了一個領帶。但照片中的背景卻是一個我再也熟悉不過的地方：我的老家，榻榻米、日式屋頂和純白的牆。

我陷入沉思，試圖去用這些零碎的線索拼出一段故事，一段可以解答小護士疑惑，同時又可以讓我覺得合理的故事。

但在這幾分鐘的沉默裡，我卻連架構都湊不齊，總是缺著一角。老家有了，我在那裡了，可就是沒有眼前這位「季夢華」。待到小護士被人喚出去，這段尷尬才結束，而小護士也喪氣地低著頭收著零散的針頭及藥水罐準備離去。

我叫住了她。

「喏，這個地方，是我的老家。」我用手指著照片，小護士聽到眼神裡泛著光，渴求的慾望都快從她眼裡溢出來了。

「但我中學就搬到城裡了，之後生了場怪病，記憶缺了一大半，細節的話.....就真的想不起甚麼。」小護士頓了頓，將書放在我的床尾。外頭叫她的人又催了她一遍。

「那這本書先借給你，你多看幾遍搞不好就想起來了！」我肆意翻看幾頁，每張畫逐一構築出原先模糊的小村、涼亭、小橋，我也不知為何那位夢華要把我家畫出來，畢竟我家沒說到獨特，就只是如其他間屋子一樣。

「我先走了，你想起來的話，記得要傳個簡訊或直接打給我。」

她在給了我電話後便推車離去，我看著她點了點頭，手指不斷摩挲著沙質感的內頁。

說來也巧，季夢華畫的都是我印象頗深的地方，且在每一幅畫下都有一串句子，有的寫得輕描淡寫，有的卻撕心裂肺，我想每句應該都出自於一個浪漫的靈魂！而這位夢華也挺有才的，知道要為畫留點註解，即使我有時找不出那些句子和它們附屬的畫有甚麼連結，想不透為何要這樣地加這些句子，但它們總會以一種神祕的力量讓一切變得更真實了、更懷念了。

可無論我看得再多、再細，我仍舊想不起這位夢華是誰，他到底和我有甚麼關係？為何要大費周章畫下我的故鄉，還用我的名字作為書籍名稱？我問著自己，但問了無數遍都沒有解答。

III.

就在無數次地翻閱，無止盡地思考後，日子到了一個盡頭。腳上的石膏拆了下來，已經可以拄著拐杖緩步前行；對面那床老先生比我好得快，這個月初早已出院；而牆上掛著的鐘也換成電子鐘，直釘在水泥上。

這段日子裡，我曾多次把《東錦》帶到醫院外的小公園、一樓的大廳、頂樓的教會，帶著它去每一個地方。我同時也仿寫了那些註解小句，用鉛筆簡單寫了幾行在畫旁，可笑的是，我也和季夢華一樣，寫得盡是當下的心情，卻與那幅畫沒什麼關連。

今晚，我被告知明日出院。

我一個人坐在床上，把腳弓起來當成書桌。

〈海棠〉，我看這一幅畫已有三天，我想不到任何一個適合的註解，給它。我也不太明白這幅畫：明明樹上的花是白色的，季夢華卻將之取為海棠這種紅花，取叫油桐還比較合適；而這也是這本畫集唯一有人物出現的作品，只是他們的臉都沒有描繪，是兩張沒有五官的臉。

一陣叩門聲將正苦惱的我喚醒。

「大哥，有甚麼進展嗎？」小護士走到我的床邊，與印象中的她不同，現在的她換上了便服、長髮垂肩。她挪開了躺椅上我粗略整理的行李，坐在了上面。

「如果你問的是季夢華，那沒有；但我想起很多之前的事。」小護士抬起頭來，沒與我對視，只是看著我手中那本攤開的畫集，和我手上的鉛筆。我先是將書上的擦子屑抖在一旁，隨後遞給了她。

「拿回去吧，既然看了沒什麼幫助，那放我這也沒用。」她遲疑了一會後便將書取走，隨意地翻了翻，病房只剩下她翻書的聲音。

「護士小姐，你為甚麼喜歡這位畫家？」她抬起頭，眼神像是在緬懷甚麼。

「其實，也說不上是喜歡，只是我每一次看他的畫，就會想起我在鄉下的奶奶和天天等著吃飯、睡覺的之前。我到城裡之後漸漸忘了，是這些畫讓我記起了一點。」我看著小護士認真的神情，一時之間不知道要說什麼。我跟她是如此相似。

「我一直很希望，這本書的東錦，是指先生您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小護士將書放到了床尾，雙手向後撐在躺椅上。

「您被送進急診室時是我交接的，我聽著救護人員說您被發現時，是一個人在雪地裡發癲，怎麼叫你都沒反應，只是一直叫著『夢華，等我、夢華……』」

我看到你的名字後，我就想著你會不會就是那個畫家畫的人，結果你也不知道什麼……」小護士沉默幾秒，手指不斷敲著椅面。

她將書遞給我。

「這本書就給你了，裡頭那麼多的鉛筆字，我可捨不得一頁頁擦。要是你找到他的話，幫我要個簽名就當償還了。」

「等等，這……」我狐疑地看著她，我不明白她說這些話的用意，也不明白她到底在說什麼。

「等你消息啊，我走了。」她快步走到門口後轉頭看向我。

「對了，明天出院快樂，祝你平安。」

「哎！你……」

她走了，留下一個在原地疑惑的我，留下一本又陌生又熟悉的畫集，留下一陣寂靜。

我再次打開那頁〈海棠〉，打算下完註解，明早便歸還給小護士。但我卻在無垠的思考中慢慢沉睡。

IV.

眼前的黑暗被一陣和煦的陽光打散。我身上不是院裡的病服，而是穿了件白色襯衫，酒紅色的領帶繫在脖子上，此刻我正盤坐在樹蔭下，眼前有著不斷飄落的紅色……油桐？不是，這是一朵朵的海棠花，是一片片海棠花瓣，隨著風轉著、轉著，轉到了地上、轉到了我的肩上。

我看見一個高挑的少年走了過來——他穿著和我一樣的服裝。

他從樹上摘了一朵海棠坐在我身旁，將花放在耳側。

「東錦，這樣好看嗎？」他是誰？為什麼聲音如此熟悉？我呆滯地看著他，看著一片片紅花瓣擦過我們的肩膀，落到地上。

我望著少年的白皙臉龐好久，眼神往下移到了他的襯衫上，左胸口上一串繡上去的藍字，季夢華，三個字在我的眼前漸漸清晰。我的腦袋又趁我糊塗之際，將眼前這位少年與那晚屋外的男人連結在一起。

在我還搞不清楚狀況時，有人比我搶先一步。

「有點說不上來的……土。」我回過身，看到一位長得和我相像的人正與季夢華嬉鬧，而他的襯衫上繡著簡東錦三個大字。

「什麼土？這叫時尚好嗎！畫裡的人都擺這樣的！」我看著季夢華用手指戳另外一個東錦的腰。

「季夢華你不要鬧……哎，我寫東西呢！」

「我管你，你惹到我就是要付出慘痛的代價！」

「什麼代價？你倒是說啊？」

「罰你明天不准走。」

「這句話你去跟我媽說吧！」

季夢華沒回應。

一番沉默，簡東錦將季夢華抱住，季夢華不再玩了，閉著眼靠在對方的頸窩。

「你一定要搬走嗎？」

「嗯。」季夢華的手收緊了一些，勒得簡東錦的制服出現了層層皺褶。

「你要記得多穿一點，然後.....要戴口罩，城裡空氣不好。呃，我想想。」

「我都知道，別嘮叨了！」

「你就聽一下嘛！對了，記得寫信給我。」

「好。」

「打勾勾。」

最後，季夢華躺在簡東錦的膝上，將一朵海棠放在胸口，用鉛筆在小冊子上塗鴉。

一切慢慢變回黑暗，剩下一個在原地哭泣的我。

出院當天清晨，陽光如同往日一樣撒在我的身上，只不過我這次撐起身軀，用全身享受著它的洗禮。我將行囊收拾好，在床上留了張紙條便走了。

我知道要去哪裡了。

V.

「司機，去 OO 村。」

我看著車窗外，從城裡，到了快速道路，到了村口，最後在我指路下，我看到了那熟悉的大門，上頭的褐色鏽斑使它像是用木頭做成的。而庭院裡仍矗立著那棵老油桐樹，枝桠上的嫩葉顯示著初春的到來。而我到來時已經下午了。

我走向這棟老屋，看見門旁信箱上與空蕩的房子不太一樣，它被塞滿了，甚至還有幾封掉了出來，我將它們全數收拾進行李。

正當我要走進去時，後方似是有人跑了過來。

「您是這棟房子的主人嗎？」我轉過身，看到一位挺拔的青年，手上提著菜籃，穿著像是剛種田回來的農人；而當我轉過去時，他欣喜若狂

「你是簡東錦先生吧？」我點頭，疑惑地看著他。

「哦.....抱歉，忘記自我介紹了。我是季夢華的養子，季夢晨。」聽到那關

鍵的三個字，我成了那認真求解的小護士，渴望聽到更多關於季夢華的線索。

「夢華在哪？呃.....我是說，你爸爸在哪？」我向前了幾步，可季夢晨的臉卻沉了下來。

「您現在有空嗎？」

「有！」我答應的速度似乎有點嚇到他，但我等不了，我太想知道關於這幾年季夢華的一切。

「那請您到我家坐坐吧！」季夢晨沒等我回應，就轉身往村裡更深處走。他走得急，我只能看到他的背影——他很像.....哭了。

越往村子深處走，那時候的記憶越來越鮮明，彷彿多年以來朦朧的夢猛地抹了鮮豔的色彩。我小時候的天堂，長大卻成了我每晚的夢魘。

街旁房子裏頭的人已不是記憶中的那夥人，還有的空著像座鬼樓。水車也不再運轉，上頭還染了墨綠苔癬。而應許多人聚集的涼亭，如今一個人都沒有。穿著正裝的我似乎與小村格格不入，淡雅的花香也蓋不住一身的霉味。

「先生，前面轉彎就是了。」季夢晨讓我先進去，似乎要去洗菜。他顯然與夢華不太一樣，他很壯，有些憨厚；而夢華嬌小，全身都散發著古靈精怪。我望著他的背影自忖。

這段路，我走得異常艱難，每往前一步緊張感越盛，我快知道答案了，是吧？我問著自己。

但季夢華沒有出現在房子裡。

等季夢晨回來已經是黃昏，他燒完飯後走進客廳，將砌好的茶端給我。

「夢華呢？出去了嗎？」我急切的發問。

夢晨抬首望著我，淚水糊了他的雙眼，緩慢地說出四個字。

「爸爸走了。」

我愣愣地看著他。我終於找到了謎底，但那個出題之人卻以一種意外的方式，單方面宣告了我遊戲的失敗。

「怎麼走的？」

「癌症。」我用雙手摀住臉，眼淚順著手上的凹槽處落下，流進了袖子內，滴在褲子，滴到了地板。

「轉進安寧那幾天，爸爸總跟我說每晚都夢到你，像個瘋子似的求我找

您。過世前三天，我帶他回到村子。」我抬頭看向夢晨，止不住的淚滑過嘴角。

「他走得好嗎？」我的聲音顫抖著。

季夢晨抬頭望向門外。

「那時候也跟現在一樣，天空很紅。」

「他一直跟我說：

『想一直活著，我才能再次見到他。』

『只不過我年輕時他都嫌我土了，現在光著頭了，不知道他喜不喜歡？』。」

「然後就閉上了眼睛，不動了。但他還是笑著……」

VI.

安詳的晚霞稍稍安慰了我的悲傷，夢晨看到我袋裡的信封，向我拿了，介紹他們的來龍去脈：在每畫完一幅圖後，季夢華會將它封上，叫夢晨投進我老家的信箱。過了好久，它們早已堆積如山，但收信人不見蹤影；但當那座山消失時，卻再無人幫它繼續填土堆高了。

我拿出了《東錦》給夢晨看，他露出了笑容。

「爸爸走後幾個月我為這個忙了半年吧！他之前一直說想看您寫的小說，他之前開玩笑地說他能不能用那些畫去換您的新書。所以這本就問世了，本想直接寄給您，沒想到您已經有了。」

「對了，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裏頭常有一些和畫無關的句子——那是我從爸爸枕頭底下翻到的，他說那些都是您寫給他的。」

隨後夢晨從桌子的抽屜翻出一疊用迴紋針夾起的泛黃牛皮紙。「您看，這是您當初寫給他的便條。」

「我和爸爸都認為您很適合當作家呢！聽他說，您很像就是想當作家沒錯吧？」

我細細看著這些小紙條，回憶如多年未洩洪般湧出。

「這是我的字沒錯！我記得是高中時候寫的，夢華看到一張就會把它收走，我記得他還收得挺快樂的。」

「是喔？我以為他會怪您上課不專心！爸最會唸叨這個了。」夢晨笑語。

「還有樣東西要給你看看，這是我和爸吵過最久的事情。」季夢晨打開畫集中海棠那頁，笑著問我。

「您覺得這幅畫叫海棠合不合理，這就是油桐啊？況且村子裡根本沒種海棠，我爸想像力也太豐富了。」我聽完沉思了一番，而我順勢翻到最後一張紙

條，潦草的字跡不是我的：

只因他和這片夕陽，白油桐不是它自己了，是他所愛的海棠

我望向窗外，恰巧看到我家的油桐樹。

只見遠方油桐在夕陽照射下，從白色變成了橘紅色。我終於找到這最深處的記憶。我曾幻想著可以牽著一個人的手，不管世俗的束縛，自在地生活在一棵海棠樹下。

「看那兒！」夢晨隨我手指的方向看過去，眼神定格在那棵紅色油桐樹。

「其實叫海棠不為什麼，只是因為，他始終記著我比較喜歡海棠罷了。」

我的淚水傾洩而下。

離去前我向季夢晨拿了夢華之前的紅色顏料，那晚我摘了好幾朵初開的白色油桐，在春夜微涼的夜晚，在那月影下度過。

早晨，我將一大堆東西放在夢華家門前，留個紙條給夢晨。

夢晨，請將回信數封、「海棠」數朵燒予夢華，順便轉告他，他的畫我收到了，我很喜歡。欠他的，必定還清

東錦

我走時，天色恬淡，微風如舊，轉頭望著村口，笑了笑。

Epilogue.

幾年後，村莊因人數過少，政府決定將它和一座大城併在一塊兒。住戶差不多都搬過去了。夢晨沒和我聯繫，不知搬去哪兒。

不過這次，我填上夢華家的地址，寄了本新書回去……

書名：《華夢》。

字數：6491 字